

真理
叢書

偉大的民族戰爭

史
痕著



利由版社印行

誠摯的推薦

潘公展

中國這一次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膺懲，乃是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務，所必經的階段。爲了建設民主主義的新中國，爲了擁護人類的正義，維持世界的和平，吾全國同胞不惜任何犧牲，給予罪魁禍首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堅強無比的打擊，其意義是異常偉大的。讀者已知其然，但如果要明白其所以然，我願意誠摯地向讀者推薦一本書，那就是史痕先生所寫的『偉大的民族戰爭』。

在這一本薄薄的冊子中，說明了國際糾紛的原因和演變，何者是民主國家可能克服的弱點，什麼是極權國家無法避免的致命的打擊，並提出充足的理由，判斷最先勝利者是極權國家，而最後失敗者也是極權國家；但使民主國所以能轉敗爲勝的關鍵，中國的抗戰，實在是這個主要的因素。中國已在抗戰中成長了，作者在建設上，文化上，以及種種實際工作的表現上，舉出詳確的證據，說明了這一個鐵一般的事實。同時，在民族爭生存的苦鬥中，假使

連到極少數的份子都因着大時代的責任感，而能放棄危害民族生存，損傷精誠團結的局部的頑固的偏見，大家死心塌地站在一個主義，一個政府，一個領袖的領導下，遵照抗建國策，切實分工合作，那麼，中國在抗戰中所表現的成績，一定還不止於此，這也是作者在本書中所一再提及，表示極大遺憾的事。可是，作者深信全國民衆爲了急求渡過難關，獲致最後的勝利，斷不容許極少數份子再幹出那些違反民族利益的工作，使全國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大炮下，延長苦痛的時間，所以，誰在幹那違反民族利益的工作，全國同胞必然是毫不留情，把他們當作與敵人一鼻孔出氣的漢奸。

作者認定竭全國之力，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，還不過是掃清了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障礙，至多不過是完成了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階段，非達到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完全實現，不能算是大功告成。我們還不能高唱凱歌，換句話說，在建設中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不到澈底完成的一天，則攔在這一代全國同胞肩上的重担，就一天不能放下，就不能不永遠團結在一起，永遠在國策的指示下，爲國家服務，爲民族效忠。作者基於這一個頭樸

不破的理由，便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工作，向國人大聲疾呼：『一切的關鍵在教育！強化最高度的國防！』作者的見解是非常正確的，情感是熱烈真摯的，每句話都打動了讀者的心弦，都是大家要說的話，我相信只要讀着這本書的人，必然能發生無限的感奮，努力在大時代中完成他們所應盡的責任的！

三十年五四紀念日，於陪都。

偉大的民族戰爭

目錄

第一章 杜滅「黑死病」的蔓延

民主政治的威脅

東施效顰

翻轍的蘇聯

我們的出路

第二章 中國在抗戰中成長

優秀的中國民族性

中國文化剷時代的猛進

目

錄

新中國在艱苦建設中

救國主義的普遍與深入

第三章 民族利益高於一切

超階級的利益

團結的真義

團結的要點

拿工作來團結

第四章 偉大的民族戰爭

必須克服國民性的弱點

一切的關鍵在教育

強化最高度的國防

繁榮的光輝

偉大的民族戰爭

史痕著

第一章 杜滅『黑死病』的蔓延

一民主政治的威脅——法西，納粹，蘇維埃，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，應運而生的政治上的變動。民主國家雖然能於第一次大戰勝利之後，握持世界和平的樞紐近二十年；但未能見微知著，防制獨裁的復活，杜滅政治上的『黑死病』的蔓延。因此，當巴黎和會閉幕之時，便埋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種。

人類都有追求光明渴望自由的熱忱，決不肯甘心把前進的車輪，向後倒退，讓少數人捏製的專制的鐐鎧，再套上自己的項頸，連呼吸的自由都被剝奪了似的，在法西，納粹，統治下的民衆們，爲什麼願受非人的待遇，而在對於他們的統治老作非常渺茫的期待呢？無非是爲了急圖報復第一次戰敗的恥辱，不得不走向極權，強化最高度的國防，應付第二次大戰的

爆發而已！

支配了整個十九世紀的民主政治，人類是付過極大的代價，才從專制暴君的手中，索回來的，在十九世紀以前，即有人在口頭上提起『民主、自由、平等……』這些字樣，都在禁止之列，甚至有宣佈死刑的危險的。民主政治在實行了將近三世紀之久，自然也有必須修改的弱點；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種人的政治，是基於尊重人權的立場所形成的進步的政治。我們不要相信獨裁者嘴裏所慣常發表的攻擊民主政治的胡說，他們是民主政治所必須肅清的黑死病，民主政治也是他們的眼中釘，他們爲要在被統治的奴隸式的羣衆之前，樹立近於誇張，驕傲似的威權，實現打擊民主國家的雄圖，發展他們煊赫一時的霸業，當然不能不站在自己的利益上，亂放厥詞，盡量中傷民主政治的光榮。其實，他們的政治基礎，僅僅是在硬性的暴力上勉強捏塑起來的。像這樣的政治基礎，是非常脆弱的。在他們統治下的民衆，並不是擁護他們毀滅人性的極權主義。換句話說，並不是擁護他們的暴力；而是不得不利用着他們建立起來的暴力，忍受比亡國較好的痛苦，以冀恢復在第一次大戰中所失却的利益。所以，與其

說是擁護那些反時代的極權主義者，寧可說是擁護他們能夠打勝仗，倒是更為中肯的論斷呢！

不過，時代的車輪終究是向前進的，在前進中，雖不免遭遇偶然的障礙，逼迫着發生停滯，挫折，甚至是倒退等等不幸的事實；但是，多數人共同一致的努力，決不會給少數人的『反努力』——即違背時代精神的努力所摧毀。此刻，無容諱言，世界上行之已久的民主政治是達到空前的威脅了，可是，那些逞雄一時的極權主義者，也不必趾高氣揚，自鳴得意，他們也在自身的矛盾中潛伏着不可挽救的危機。直捷地說；就是這些獨裁者在進行爭霸戰的時候，決不容許他們打敗仗，不能遭受像民主國家在未準備成熟以前而急須應戰的同樣的挫敗。所以，他們的策略，不外乎三種，第一種，是看準民主國制命的弱點，一舉而毀滅其主力，以期得『速戰速決』的功效。第二種，是藉其戰勝的餘威，進行外交戰精神戰，威嚇弱小的國家撤除物質和心理的國防，立即改弦更張，暫圖目前的『苟安』，投入他們的懷抱。第三種，是儘可能地運用外交上的陰謀，及第五縱隊的潛伏的活動，搗亂民主國家思想的統一，行動的統一，分散各民主國的團結力，延緩民主國家為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須加强的鬥爭性，孤

立正在作戰中的民主國，再集中全力，聲東擊西，乘虛攻弱，以達成各個擊破的戰果。他們爲什麼對於實力的施用，比民主國家還要小心，謹慎，好像一舉一動，都得耗費逾分的考慮呢？這，就足以證明他們制命的弱點，是避免在軍事上打敗仗。從戰爭發動到今天，他們在軍事上可說是沒有遇到較大的挫折，在他們統治下的民衆，當然是還在忍耐着一切的損害，對那些曾經提示過『勝利保證』的統治者，表示着痛苦的期待；可是，再延遲下去，半年一年，甚至二年三年還依然同今天一樣，就不必在軍事上予以制命的挫敗了，他們那種勉強捏製的政權，一定難逃崩潰的厄運。如果世界民主國能認清他們的弱點，趁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，立即團聚一切的力量，爭取主動，迎頭痛擊，在軍事上給予超意料的損傷，那麼，正在向世界蔓延的黑死病，就可提早肅清，被他們攪得昏天黑地的世界，就可早一天得到澄清。在黑死病的毒菌充塞着的空間，全世界的民衆，都是忍死須臾，渴望解救，連在獨裁者統治下的民衆，也是一樣，這是維持民主政治的國家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。人們已把最寶貴的生命，作過各種政治制度的試驗，到今天，都已承認祇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才是他們所需要的，他

們都在祈禱民主政治得着最後的勝利。所以，世界上負責保衛民主政治的國家，必須以最快速度，澈底合作起來，以毫不懷疑的堅決心，乘他們毛羽未豐，忍受無法節省的看得見的損失，杜滅獨裁者正在蔓延的「黑死病」。

民主國如果放棄千載難逢的良機，遷延再遷延，使獨裁者有從容準備的時間，坐視與獨裁者週旋的各國，日益削弱抵抗的實力，這無異間接協助獨裁者以宰制自己的武器，把自己依照獨裁者排列在備忘錄的次序，先後被併吞，完成其統一世界的霸圖。所以，獨裁者熾赫一時的氣燄，並不足以威脅民主國，而因循自誤，坐失時機，不能把所有的力量，在打擊獨裁者這一件急迫的任務上，發揮到最高度，至獨裁者完全消滅而後已，才是民主國一個真正的威脅呢！

一、東施效顰一納粹，法西在歐洲興起，已造成了足夠動搖世界和平的危機；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也不甘寂寞，作出東施效顰的醜態，自願以小伙伴的資格，擺出東西呼應的模樣，完成其南北並進的陰謀了。不過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同納粹法西的獨裁者犯着一樣的錯誤

，就是，祇看見民主國可以避免的弱點，而沒有察覺自己在長期侵略中所發生的無法克服的暗礁。

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太平洋上的海盜，最沒有信義，專以趁火打劫爲職業，以欺善怕惡，落井下石爲手段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欣然地以爲神風吹來了，眼看着德國的常勝軍在凡爾登遭遇空前的敗績，便立刻出兵五萬，攻佔青島，把德國死守青島的萬餘精兵，盡數殲滅，祇剩一二個殘卒，下旗歸國。像這樣的奇恥大辱，德國人一定不會忘記的。在過去，日寇曾幫助英國拆德國的後台，猶之，在此刻加入軸心，拆英國的後台是一樣，都不過是利用人家的力量，實行『趁火打劫』的傳統政策，以遂其獨霸東亞的迷夢而已。實際上納粹當局決不能獲得日寇的任何助力的。日寇此刻剩有的一副資本——海軍，難道肯開到地中海，協助德意和英國作戰，徒供德意的犧牲品嗎？海盜惟一的伎倆，是躲藏在荒島叢林中，偷窺海上的孤舟，有沒有觸礁，有沒有遇着暴風雨，而後以其省儉的實力，示威恐嚇，掠取旅客的行囊。我們根據海盜行劫的慣技，來觀察日寇今後的動向，可以斷定日寇對於剩餘的資本的施用

，是非常小心的，南進，恐遭遇英美堅強的打擊，而又苦於無法拔出中國的泥足；但遲遲不決，既失却軸心的歡心，又恐坐待美國擴軍的成熟，永遠錯過南進的機會，同時把僅存的資本在中國正不必要的浪費，更非計之所得；日寇所以陷於萬分的苦悶中，無法解脫，都是中國堅決抗戰的功勞。

老實說，就在此刻，香港，緬甸，印度，荷屬東印度，乃至太平洋的羣島，日寇雖然垂涎欲滴；但是，他是無法染指的。一向以監視日寇的行動爲不變的國策，而時刻高呼裁制的美國，決不會聽其無法無天，爲所欲爲的；同樣的，英國亦決不會放棄太平洋的權益，讓日寇作太平洋的霸主。狡詐的日寇，未嘗不明白這一點，所以，始終不敢把積蓄的一點實力，作孤注的一擲。日寇今後的企圖，必然是用盡一切毒辣手段，期以勝利的事實，先結束對華的侵略戰，再拔出深陷的泥腿，向南向北，伸縮自如；但這是日寇單獨的夢想！英美各友邦最好是當日寇左支右絀，無路可走的現階段，立即予以酷辣的教訓，我想不至於感覺多大的麻煩；至少可以使太平洋的海盜，在半世紀以內不敢興風作浪的。我們的友邦要特別認清這

一着，盡量援助中國，並且捉住一個能發動的機會，便馬上發動起來。

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，才稍稍脫除蠻野的習俗，走向開化的途徑。他們的文化，舊的是因襲中國的，新的是模倣歐美的；可是，由於他們的國民性，有着自大，狂妄，迷信，虛偽的劣質，不過是披着一件遮醜的外衣，仍不能洗淨惡劣的內容！創造賴以立國的新精神和道德。他們尊天皇爲神聖，是天照大神的後裔，自負是『神之選民』，除他們之外，世界任何文明的民族，都是蠻種，他們不僅要建立東亞新秩序，做東亞的主人，他們自以爲是承受上帝的意旨，完成『八紘一宇』的『神之選民』。所謂『八紘一宇』的意思，就是說，他們不僅要統一世界，而且連整個的星雲系都要變成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的。他們妄想做世界的主人，甚至要做整個星雲系的主人。這是他們的傳統，他們的教育，他們的國策。雖然他們不明白自己的渺小，不知道自己的無恥；但，我們不能否認，在最近的二十年來，他們已是能夠運用新式武器的野獸了，從前他們祇能憑上帝所賦予的腳爪和牙齒來吃人，作惡的範圍，畢竟是有限的，現在他們也知道駕駛機器來殺人了，他們已擴大了破壞人類文化的程度。

加強了摧毀世界和平的能力。在世界上真找不出類似日本的國家，他們也有議會和憲法，可是，他們的思想，是封建的，迷信的，他們行動的源泉，是中古世紀的，而助長他們行動的工具，是二十世紀的。因此，像這樣的國家，祇有拿出更堅強的實力來教訓他們，如果當他們是對等的國家，妄冀以正常的外交，感化他們的獸性，是勞而無功，白費的氣力。

不錯，日寇根據過去屢次對列強的試探，蓋已得着下列的判斷了，就是：在此刻，德意是同盟友，法國不足道，至於蘇聯是不會和他們打仗的，美國是不能和他們打仗的，英國是不敢和他們打仗的。日寇把握着自覺非常可靠的判斷，又以爲第二次的神風已經到來了，不乘此時機解決中國，更待何時。殊不知中國由於將近四年的決鬥，日寇已在國內與國外，潛伏了必然敗滅的因素。

(一)日寇所賴以向盟友及列強自誇的，是其尚未十分消耗的海軍；其實，日寇的海軍，從未與任何一個海軍國作過戰，對於海戰經驗的不夠，是其基本的弱點；他們的海軍陸戰隊，在一二八之役，給中國陸軍在上海消滅了近萬，作戰能力的弱薄，曾在上海觀戰的歐美軍

事家都非常明白。況且，他們軍艦的年齡，至少當在二十歲以上，在七七以後，他們的擴軍計劃，受了發動侵華的影響，更是無法完成。日寇決不敢以年老的舊式的海軍，和民主國快要落成的軍艦，較量短長。所以，留給日寇南進的機會，也祇有當他們的盟友開始進攻英倫，以及民主國的擴軍計劃還沒有充分完成的時刻。過此機會，日寇剝盡民衆的脂膏所勉力造成的軍艦，除了借以自豪壯胆之外，決不會發生絲毫的效果的，充其量祇能擺在橫須賀，防禦北海道的海盜而已。

(二)日寇罄其全國的人力與物力，大舉侵略中國，四年無成，師老氣衰，已至疲敝不堪的最後階段。日寇憑恃較好的武器，縱能在中國佔領幾個無用的據點，但其消耗的兵役和資源，已到了可怕的數字。他們雖能在侵戰的初期，打了幾個勝仗；但對於監視他們的美國和蘇聯，可說是絕對的打敗仗，因為美國和蘇聯沒有消耗，而反在積極的增加實力。何況日寇的侵略中國，是師出無名，大拂日本全國的民心，在中國的派遣軍，厭戰的心理，反戰的事實，已達最高點，他們由於回國無望，思家心切，對於政府和軍閥的怨恨，與日俱深；所以

日寇決不敢召回他們的派遣軍，這些受了軍閥欺蒙的士兵一經召回，立刻就可以從軍閥的內部發生劇烈的革命的。在中國的派遣軍，雖未戰死，但在日寇的陸軍總數裏，已等於戰死了。換句話說，日寇多派一個兵到中國，就等於減少一個兵。因此，日寇已認清無法以武力來解決中國事件的今天，決不肯再無條件地浪費他們的兵力的。

(三)日寇在中國作戰，全賴武器，絕無堅強的戰志；如果，陷於山岳湖沼地帶，武器失效，必遭慘敗；或者祇要我們握持勝利的地形，能充分發揮我們的優點時，日寇也無法倖存。現在根據戰地的實錄，我們的士兵，看見了日寇，就如同獵犬遇着狡兔一樣的興奮，就怕他們躲在重武器的後面，不和我們肉搏。這是我們愈戰愈強的鐵證。

(四)中國的民族意識，已被日寇的濫炸，狂殺，姦淫，焚燒，普遍地喚起，深刻地驚醒，全國民衆都誓死要復仇。日寇在中國，至多不會超過一百五十萬，而我們的數目，是四萬萬七千萬，就算他們是吃人的猛虎吧，可是，中國四萬萬七千萬的睡獅，已經怒吼了，看他們在密佈的天羅地網裏，逃到那裏去。在他們鐵蹄的蹂躪下，雖不免有被勒迫的順民與偽軍